

春秋集義

香

林

集

卷

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頤曰哀公名蔣定公子恭王二十六年即位哀謚也恭仁短折曰哀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謝湜曰許已為鄭屬邑矣隨楚圍蔡復書許男者不與鄭之滅許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報栢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

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
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
不可以有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怨楚
之罪詞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謝湜曰事天以誠敬為主惟誠敬為能動天故也古
者牲用犢器用陶匏掃地而祭以誠為主也魯之郊
或四五卜或以四月五月或以九月或牛之口傷或

鼠食牛角或鼠食牛或牛死或免牲或免牛或不郊
其不敬至矣此天所以惡之而變起於郊也若夫精
誠足以感自然之情清明足以通自然之德掃地則
歆之矣又奚有魯郊之變哉

胡安國曰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
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
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
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諒陰之

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
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
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
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
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
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

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謝湜曰晉欲納蒯聵故二國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湜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著魯之不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潯東田及沂西田

謝湜曰以邾微國而三卿帥師伐之以田故也邾人入田以求免難故取潯東沂西田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潯東沂西謹邾之分地也取潯東猶未足於是又取沂西書及沂西罪其無厭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謝湜曰脅其地而盟其君盟之不義者也

胡安國曰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

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
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
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
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
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隣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
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
孫何獨無得乎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
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

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

程頤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
父則義矣

又曰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其死矣二者盖皆
適於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

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

又或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瞶不用君父之命而自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子路當時可免難否曰不可免

楊時語錄或問夫子為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也何
必更以夷齊為問曰向嘗解此一段亦未盡蒯瞶得
罪先君而輒乃先君之命此其可疑又與夷齊事頗
相類故以問也當是時瞶以父爭輒便合避位國人
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乃善又問伯夷當初若還立時
如何曰伯夷不得罪於先君又問子路事孔悝死得
是否曰亦是若使孔子為之則如之何曰它當自有
處也又問方瞶爭之時勸輒避位不從則去之如何

曰可子路先亦勸孔悝不可與其事只是失之太遲
若使子貢問衛君孔子必不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況君乎賸輒事史記兩處出當以衛世家為正

謝湜曰蒯瞶未絕於衛故稱世子輒以君命拒父故
晉趙鞅納蒯瞶於戚王父之命不可違也蒯瞶以親
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絕於國也為衛國
計者使輒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既受位
而後辭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子先後

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輒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聵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

胡安國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

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於趙

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
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胡宏曰蒯瞶無父出奔稱世子者罪其佻謀非常至
於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趙鞅納之而稱世子者罪大
臣輔輒而拒父也蒯瞶無父輒亦無父天下豈有無
父之人而可以事宗廟社稷為人上者哉故孔子為
政於衛則必具靈公父子祖孫之本末上告於天王
下告於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後人倫明天理順無父